目　　录

一、朱　德同志在泸的诗……（1）

二、试析朱　德同志命名酒城的原委……程思远（2）

三、记解放泸州一场“空城计”……刘作楷（8）

四、泸县的反右斗争……黄留雄（12）

五、辛亥革命在泸州的见证
——简介余英、黄方的革命事迹及其纪念碑……罗大千（18）

六、诗二首……彭继萱（24）

七、抗日烈士舒汉璧……刘志翔（25）

八、抗日战争的回忆片断……李　贡（27）

九、冯玉祥将军在泸县发动和领导“中国国民节约献金救国运动”……邓文学（32）

十、且说铁泸城……李世勋（35）

十一、一三五寄宿舍琐谈……[illegible]梦秋（38）

十二、一九四九年泸县大事记……刘志愈（40）

十三、编后语……（51）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朱　德同志在泸的诗

川南风景说泸州，二水中分据上流。
此日登高增感喟，频年作战负遨游。
琴台龙马东岩月，塔寺余甘海观秋。
何日偷闲陪锦绣，方山说罢宝山头游。

注：此诗是朱德同志1918年春写的《登五峰岭感怀》诗三十首之(廿九)一。诗中“琴台”、“龙马”、“东岩”、“余甘”、“海观”、“方山”、“宝山”，即泸州八大胜景。

邓文学　敬录并注

试析朱德同志把泸州命名为酒城的原委

泸州市文管所　程思远

泸州谓酒城，不是今人的赞语，而是敬爱的朱德同志于一九一六年除夕之夜命名的。

护国军兴事变迁，烽烟交警振铜铜。
酒城幸保身无恙，检点机韬又一年。

※　　※　　※

暗查军事几家乡，风冷霜寒雪压枪。
安得提壶援陷涸，修文偃武话收场。

朱德同志为什么要在1916年除夕之夜命名泸州为酒城呢？是一时的轻率言词，还是酒囤戏谑？都不是；而是诗思有然事出有因，盖原有三。

其一、泸州酿酒历史源远流长。

泸州是川南边陲，山川孕远，人杰地灵，气候温和，物产丰盛。自东汉建安十八年（213年）立江阳郡，梁大同（535—545年）中设泸州后，这里便成为"川南重镇"，开始有了酿酒业。据史料和出土文物考证，泸州出土的大量古墓葬系东汉墓，上限为东汉早期。墓中石刻，出现了"宴饮图"、"对饮图""巫术祈祷图"和"以酒宴乐"、"以酒祭祀"等图，随葬品有"饮酒俑"、"舞蹈俑"、"抚琴、击节"等俑，以及陶角杯等盛酒器皿。由此推论，泸州酒史，最早可追溯至西汉时期。

到了宋代，泸州酿酒业得到了繁荣。在酿酒原料和工艺上都发生了根本变化。酒，由自然发酵的野果酒、药酒等，到复式发酵的米酒、杂粮酒等；并开始了制曲，用蒸馏法酿制酒。《宋

史》食货志中记载，自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年）四川出现了"大酒"与"小酒"。小酒即米酒，这种酒不需贮存，酝成即鬻；大酒即蒸馏酒，它要经过拌料，投曲，使谷物糊化，然后从酒槽烤出酒来，再通过贮存，使之醇化老熟，方能成形。泸州已出现了这两种酿酒法。从酒性上看，小酒性温，大酒性烈。苏轼（号东坡）在酿酒法中写道："南方之氓，以糯为杭，杂以卉药而为饼。嗅之香，嚼之辣，擣之捣然而轻，此饼之良者也。……此曲之精者也"。又说："米五斗五舂、而五分之为三斗者，一为五升者，四三升者以酿，五升者以投，三投而止。每投以三两之曲，皆浑以少水，足以解散而匀，停也。……凡饼烈而曲和，投者必屡尝而增损之，以舌为权衡也。又五日而饮则和而力，严而猛也。酿久者酒醇，而半速者反是。故吾酒三十日而成。"可见，宋代酿酒的原料、工艺都与现时泸州老窖酿制法酒似。北宋诗人黄庭坚被贬谪来泸游，他看到泸州酒业兴旺发达，便吟道："江安食不足，江阳酒有余"。唐庚诗人也写道："百斤黄鲈险玉，万户赤酒流霞，余甘渡头客艇，荔枝林下人家。"形象地描绘了当时泸州酒业昌盛的瑰丽壮景。再从宋代的酒税征收窥视，《文献通考》中记载，宋熙宁十年（1077年）以前，每年收税十万贯以上的军府和州府，全国有26个，泸州就是其中的一个。而泸州酒税则占了整个泸州商税的33％。宋城泸州酒成为经济中压倒的优势。

宋代泸州酒业的兴旺，为明代泸州酒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宋元之际，泸州遭战乱，酒业受到较大破坏，但到了明代，由于政治稳定，泸州酒业又蓬勃发展起来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在宋代大酒酿制的工艺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一套酿制蒸馏酒（又称窖酒）的完整工艺，抚育出了一朵全国独一无二，堪称"老窖"的奇葩，这就是今天的"泸州老窖曲酒"，在泸州市曲酒厂档案

恒里，珍藏了一个“三百年老窖”大曲的盛酒瓶，落款记为“豫记温永盛”酒厂。“豫记”是指温永盛酒厂的创始人温宜豫。温宜豫祖籍广东，1729年迁来泸州，世代开设酿造作坊。1869年，温宜豫买下了“舒聚源”老牌曲酒厂三百年老窖池十个后，烧制了此器物盛酒出售。（据考，其中有四个窖池属四百年以上窖龄），窖是酿曲生命线。人们常说“千年老窖万年糟”，意为窖龄越老，酒质越香浓。那时的酒质就达到了醇香浓郁，清洌甘爽的性味，所以在明代中期，泸州就成为全国三十三个大商埠之一。四川仅有成都、重庆和泸州。故杨慎（号升庵）路过泸州时就流连忘返，陶醉于大曲酒的酣梦之中。他醉卧床上唱道：“江阳酒熟花如锦，别后何人共醉狂”。明范文光在《秋声馆词话》中写道：“泸水清，泸水甜，泸州妩媚惹人恋。自是醇香甜如蜜，春风伴我醉草茵。”赞誉泸州老窖曲酒魅力。

到了清代，泸州酿酒业更是千帆竞发，万艘争鸣。据有关史料统计，当时有名气的大曲酒作坊（不包括私家酿造和白酒生产厂家），如温永盛、天成生等，就有十余家，年产量二百四十多吨。诗人张船山这位“再世谪仙”，为泸州老窖曲酒而倾倒。他在《晓泊泸州》码头时唱道：“禁愁凭蜀酒，拔醉一开颜”，打算痛饮一场，大醉方休。当他豪饮美酒后挥毫题诗：“城下人家水上城，酒楼红处一江明，衙杯却爱泸州好，十指寒香给客橙”赞美泸州酒城风貌。

从东汉时期的“对饮图”，“饮酒俑”和“陶角杯”到宋代的“万户赤酒流霞”，再到明代的“江阳酒熟花如锦”，归结到清代的“衙杯却爱泸州好”，展现了泸州酿酒历史的漫长久远和酒业的繁荣兴旺，显示了酒对泸州的社会生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和地位，绘制了一幅泸州酒城的壮丽画廊。这不能不说是朱德同志命名泸州为酒城的历史依据了。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其二，酒结良朋，抒怀壮志

泸州老窖曲酒是集四百多年酿造历史的大成，使她能在1915年响誉美国旧金山上空，一举夺得“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金牌，扬名五洲四海。从此，老窖曲酒成为泸州人民热情待客的坐上宾，馈赠佳酿。创造这块金牌的是继承温永盛祖业的温筱泉。温筱泉是酿造老窖曲酒的第三代了。此人性格开朗，豪放，喜论古今，善长诗文，尤以热情好客而著称。清举人万慎曾记道：“筱泉匏余至则喜，宜人(称筱泉之母)为尤喜。每令筱泉治具设酌以待，酒酣以往，论古今成败人物，消长进退，意气激昂不可抑按，或大声疾呼”。他祖父温宣猷也是一位热情好客的“巨家”“宣猷公尤挥霍倜傥，不可一世，对宾客落落大方。凡魁杰名人过泸者，必趋宣猷公”。而他“应之不穷，必烹羊炮羔，豪饮大嚼，饮馔必甘旨而后快”。温筱泉之父温方泉，也是“赈美先业，不懈益处”之人。温记老窖酒业传至筱泉之父时，家境“侈侈殷富，积渐聚大，其泽物溥施，利世利人者，当不出温家”。清记的“筱记温永盛”号，那更是“声光恢宏，僧然有所建立矣。”故温筱泉的老窖曲酒能获得国际金牌，也是事出有因，业精于勤嘛！

当激烈的护国战争刚停战(1916年4月)，老窖曲酒获金牌的喜讯传到泸州，整个城市轰动了。泸州人民张灯结彩，鸣放鞭炮，一面深情致庆老窖曲酒誉金牌，一面欢呼南北停战。温筱泉献出美酒供人们尽情品尝。六月初，护国战争结束，朱德同志率队入城，温筱泉又以老窖曲酒为朱德同志接风洗尘。那时的朱旅长，手捧刚刚称誉世界的佳酿，激动非常。此后，朱德同志与温筱泉结为好友，你来我往，以酒相待，豪饮畅谈，情同手足。

老窖酒又成为朱德同志广交士林、团结泸州名人秀士，[illegible]地[illegible]，军队给养的媒介。同年九月，他成立了《东华诗社》，

每逢重大节日或红白喜事便聚会，以酒唱和，以诗言志。温筱泉是诗社成员中少不了的活动者之一，常同朱德同志在"朱家山百园"饮酒赋诗，谈世论文。饮酒赋诗，使朱德同志吟咏出一首首忧国忧民的诗篇，抒发了他对振兴中华的革命意志，陶写了他治国安民的油水，坚定了他寻求救国真理的决心。

以酒会友，以诗言志，这就是朱德同志命名泸州为酒城的思想基础。

其三，情随事迁，酒诱情生

一九一六年的除夕，正处于战后暂时的和平政治稳定的局面。朱德同志自然在除夕之夜与战士开怀痛饮，共叙家常。他们喝着浓香、甘爽、回味悠长的老窖曲酒，个个熏熏然大醉。这些战士大多数是云南籍老乡。在叙家常中，难免产生"每逢佳节倍思亲"的怀念感情。朱德同志也百感丛生。他自1909年离家后，参加辛亥革命，护国战争，走上旧民主革命道路已经八年了，从没回家看望过一次慈爱的祖母、生母养母，谁不念"天下父母心"，人非草木，孰能无情？何况他是从枪林弹雨的战火中渡过来的幸存者，尤其是在决定护国战斗成败的棉花坡激战的二十个日日夜夜中冲杀出来的余生者。此时此刻，在除夕酒酣之夜，尤思亲人。所以他吟出"酒城幸保身无恙"的诗句，借以赞美泸州和老窖曲酒，同时也为自己庆幸。然而，对战士的思乡之情，他也无可奈何，只好以"修文偃武话收场"，好言安慰战士，宽慰自己，触景生情。这是朱德同志命名泸州为酒城的客观因素了。

朱德同志身临泸州老窖曲酒海洋里，时时品闻着甜美的酒香；又在特定的环境里感受到老窖曲酒的魅力。命名泸州为酒城是理所当然的。要是朱德同志能看到今天的泸州，他命名的酒城，拥有一千四百多家酒厂，年产量达7.5万吨，除老窖曲酒继荣获国际第一块金牌，又再次获第二块国际曼谷金质金牌，保持七十

年金牌不倒外，还有一朵郎酒金花，誉满全国。由这两朵金花滋生出了一百三十七朵酒林新秀，浓、酱、清香型品种繁多。如此锦绣画卷铺成的壮丽酒城，他老人家定会借觉感慨：

啊！美丽的酒城泸州，您名符其实！

酒城泸州，正沿着敬爱的朱德同志绘制的灿烂前景，为振兴泸州经济，社会主义建设，焕发着青春的光芒。

注解：

1．修文偃武——"修文"本意修明文教，"偃武"意停止武备，取于《书、武臣》"天王自商而还，乃偃武修文"。指古代统治者用武力取得政权后，转而以礼教道德等从思想上来欺骗人民。朱德倒用，即意为以道理来安慰士兵。

2．江安——县名，位于四川省宜宾地区。

3．江阳——泸州古名。

4．黄鲈——鱼，又称"火烧鳞"。

5．脍玉——即把鱼切成细片，象玉石一般。

6．会甘渡——位于泸州城北，沱江码头（今沱江大桥处）。

7．荔枝林下——指宋时泸州城内城外广种的荔枝。

8．朱家山石园——"朱家山"地名，位于泸州市中区南段，现辟为《朱德在泸业迹陈列馆》。庭园内有一个小花园，称石园，小巧玲珑，幽静秀丽。朱德同志常在这里饮酒赋诗。

记剿匪中一场“空城计”

沪县政协副主席　刘作楷

一九五〇年元月，军区、县委在福集将八、九区工作队、区政府干部，与解放军十八军干部连、机枪连和小炮排，组织成剿匪武工队，出击福集、桐兴、石岗、青龙、光明、破桥、林坟、宋观、百市一带土匪。经福集战役、塘坝战役、石鸭滩战役、桐子林战役、笕子坎战役后，第九区党政干部和工作队、县大队、解放军小炮排、机枪连，即奔赴宋观，建立第九区人民政府，并以此为基地。一面宣传人民政府、解放军有关政策法令，发动群众，搞好生产，检举揭发土匪，号召参加和受骗当土匪者，弃暗投明，投诚自首，走悔过自新，坦白从宽之路。同时庄严宣布，首恶必办，胁从不问，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受奖的政策；一面继续剿匪，组织武工队向破桥、百市、奇峰、哈坪、林坟、梵音寺、桐兴等地出击清剿。区政府刚建立不久就深受广大人民的拥护和信任，积极检举、揭发土匪。也有不少匪部人员纷纷前来坦白自新，其中有的匪首受到人民政府政策感召，也前来缴枪投诚自首。另一方面，我们也将剿匪中所抓俘的一百多个关押在区政府的土匪，经过查讯，对其无多大罪恶，又有悔改过去，愿意重新作人者，进行宽大处理，予以释放。尽管如此，从清剿中抓俘的土匪，仍不断增加。当时我是区助理员，区里分工，由我专门在区政府主持事务性工作和查讯俘虏。一九五〇年三月七日，匪武匪首王品文、周超凡两个支队三〇〇余人，加上余森林匪部二〇〇余人，共有五〇〇余人，乘我县大队、机枪连、小炮排奔赴林坟、破桥、奇峰清剿之机，妄图一举占领区政府。是日下午一点，我们吃过午饭提讯犯人时，忽听枪声四起，我机警地将犯人押进监后，立即组织了一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下来观各个主要道口的岗哨。结果除解放军坚守岗位以外，区中队和联防队站岗的人，都已丢下武器逃跑了。我拾了五、六支枪背起跑回区政府（原伪乡政府所在地），叫区政府在家人员赶快拾后手榴弹和一些子弹上碉楼，准备歼灭来犯之敌。我收拾好区政府印章和重要文件，并拔下电话机，往碉楼上跑。连关锁区政府大门，也来不及了，仓急中生智，将计就计，设下"空城计"。而对区政府内关押的100多个土匪就再次交待政策，今天有幸，我们已埋伏好，人民政府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在押人员一律不准声张，如不守规矩，我们将扔手榴弹在屋内爆炸；人民政府说话一是一，二是二。正因为这样，在押犯中，尽管有是匪首的，但在整个事件中，没有一个敢乱说乱动。至于我们区政府所有的人，就神速地上碉楼去了，说是"所有"，其实只有我和陶俊儒（现泸州市人大副主任）、潘旭昌（宜宾农业局长，已病故）、徐泽富（现泸县县志办）和其他一位同志，加上一个挑粮的农民总共有六个人在区政府碉楼上。而这六个人中，那个挑粮的农民和那位同志早已吓得来动都不敢动了，所以实际上只有我和陶俊儒、潘旭昌、徐泽富四个同志、四支枪在那里顶着。当时，我和潘旭昌对着进区政府寨门的战壕，陶对准关犯人的围墙那边枪炮眼，徐对付旷野面。我们四人商定，若土匪继续在区政府外面骚扰，我们则用步枪打；若跑到碉楼下，我们则用手榴弹炸；如果土匪索性窜上碉楼来，我们则用手榴弹与之同归于尽，誓死决战。我们从枪眼里看清，那些穷凶极恶、正蠢蠢欲动的妄图凭借我们进区政府寨门（这个寨门是祠坎、梵音寺，进入宋观寨子正街的主要寨门）的战壕为前沿阵地，由余寿林匪部组织进犯，梦想以此攻进区政府。土匪们一个个头上不是用菜子花就是用竹叶伪装起来，一个个蛆蠕地从战壕外边龟缩进战壕里，并用步枪向碉楼射击作为掩护。我和老潘，

各自守住枪眼，全力以赴地瞄准敌人，以居高临下，打牛吃水之势歼灭敌人。凡从战壕坎上一出现敌人头，我们立即进行射击，露出一个，打翻一个；露出两个，打翻两个……。这个主要道口，我们堵住了，匪徒们再也不敢前进一步，只得在战壕外向碉楼开枪。至于大东门，那是通往宋观寨正街的主要途径，这个道口是解放军机枪连在家站岗的和几个病号防守。土匪则是七匪部王品文支队长，周超几支队长等本地土匪主攻的。王品文匪部第一枪是打门岗，也是整个进犯区政府的信号枪。但这一枪并未打中！我站岗守寨门的解放军火速进寨关上门，飞跑到寨门上的碉楼里叫起岗哨和病号投入战斗。刚把重机枪抬来安上碉楼窗口，以待歼灭成群冲上来的土匪，却把重机枪"嗒""嗒""嗒"地拉响了。这时我们担心是土匪冲进来了，形势相当严峻。但又听到土匪喊叫，"大哥，抬我人炮来（"我人炮"实为土炮，俗称牛儿炮）。老八（指解放军）闷出来了"。当时我又感到可能是解放军冲回来了。战斗持续三个多小时，枪声完全分不清声断，时而又响起了土炮声。但见土匪们冲不进寨门，即向寨墙边狼狈逃窜。正在这时，听着梵音寺那边解放军的冲锋号吹响了。我非常高兴的向老潘说，"解放军打回来了"。老潘未吭声。我一会看到一个戴着礼帽，穿着皮衫的高个子，手提小枪，带着一队武装冲过来了。是解放军吗？可又把枪口对准我们，并且未见有人戴有解放军军帽。敌这些人迅速将三挺机枪对准区政府碉楼。正当千钧一发、情况难以分清之际，我突然发现其中有个象苗队长的人，仅急忙对老潘说，"那个人像苗队长"！老潘说，"别认错了人"！我说，"那我试试看"。我将军帽戴在枪尖上，从炮眼中伸出去，随即高喊，"苗队长！我们在里面哟！"苗队长一见有军帽，充满喜悦答应，"哦！你们还守住碉堡了！土匪进寨没有？"我说，"土匪未从这面进寨"！顿时那个

穿皮大衫的高汉，立即用枪一指，一部份由苗队长带着从右边绕寨墙冲过去，一部份由穿皮大衫的高汉（后来得知他是军区政治部七号首长李主任）指挥冲进寨来，叫我们守好区政府，他话音刚落，便随街道冲锋过去。刚才妄想从大碉楼、水东门进犯的土匪，被打得落花流水，丢枪、弃尸、溃退逃去。这场战斗，经历了四个多小时，我解放军和区政府的同志均无伤亡，胜利结束，因天色已晚，将七匪追击至大碉楼外即收兵了，生擒匪中队长王剑光。当晚对匪首王剑光进行审讯，并上报军区批示，翌次日赶宋观场，进行武装游行，押匪首王剑光游街示众后，执行枪决。翌日（三月八日），宋观场赶集的人特别多，大街小巷都挤满了人，我们除组织好警卫站岗与防守好主要寨门外，将机枪连、炮排、县大队人马组织得整整齐齐、威武庄严，一排枪上刺刀，一排冲锋枪，一排抬着重型武器，一排号兵吹着杀人的号音，押着五花大绑的、插上用红叉了姓名的标子的匪首王剑光游过通街后，在区政府门口的战壕壁上执行枪决！并限三天三夜不准收尸，以资示众。这场战斗狠狠打击了土匪的嚣张气焰，从此，宋观区政府就再也没有土匪胆敢来骚扰进犯了，大长了革命人民的威风，说明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正义之师，文明之师，威武之师，所向无敌。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政府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军队和政府；有了共产党，才有新中国，才有人民的一切。

一九八九年八月回忆

注：1 文中的福集、桐兴、石岗、青龙、光明、破桥、林坎、宋观、喻坪、奇峰、曹市都是泸县的乡（镇）名。

2 塘坝、石鸭滩、桐子林、笕子坎、梵音寺都是泸县境内的小地名。

泸县的反右派斗争

黄留雄

一九五七年，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现将泸县整风运动中反右派斗争的情况，概述如下。

（一） 运动的简要过程

泸县的反右斗争，从一九五七年九月二日起，先在县、区机关干部中开展，其后一九五八年一至三月，相继在文教卫生系统、工交财贸系统和工商界人士中开展，历时十个月，于一九五八年七月基本结束。经批准定案右派分子帽子的２７９人，占当时参加运动７４０９人的３．７６％。此外，还划了一批中右分子、反社会主义分子。至于运动中曾被批斗或所谓消毒者为数更多。对右派分子的处理是：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５人；开除清洗回家６人；撤职精简下放４人；撤职另行分配工作２５人；撤职降薪、记过降薪、降薪的１６３人。其中被开除党籍或取消预备党员资格的２２人；开除团籍的２８人。

泸县的反右斗争，大体上是按照中央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行的指示》和中共泸州地委一九五七年八月二十一日发出的指示布置的，与其它地方的反右斗争有明显的共性，表现为：

1. 在步骤做法上，先内部排队，由少数人在极其保密的情况下，圈点哪些人是右派，哪些人是中间派，哪些人是左派。再经过鸣放阶段，号召大家运用大字报、小品文、公开信、漫画等形式提意见，帮助党整风，并反复强调“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要求解除顾虑，对内部圈定为右派的对象，如本人不发言，又进一步采取“找、引、点、挤、压”等办法，促其发表意见，然后从中抓住“把柄”作为定案的反动言论。最后进入反右派阶段，召开大小批判会，斗争会，强迫被批斗者认罪。

2. 打击的重点对象，多为所谓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凡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人列入知识分子范围。教育系统当时共有职工2200余人，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占总人数6%，十一个区文教助理员中有七个被划为右派；文教、卫生两系统参加运动的2700多人，被批斗的多达231人，占5.8%，还有所谓有形小集团2个，无形小集团15个。

3. 对鸣放中提出的各种意见，进行分类整理，一类为“小是小非”的一般性问题；另一类为“大是大非”的毒草。被作为毒草的比例约占10～20%，工商界人士提出的2800多条意见中，72%被列为反动言论和错误言论。

（二） 沪县扩大化的几种表现

反右派斗争成为历史，历史事件应依据当时实际情况加以考察，方能不失偏颇。沪县反右派斗争，除客观背景是当时中央和上级党委关于反右派斗争的指示，在报刊的一些渲染右派的报道下，气氛本来就过热。在贯彻这些指示中，沪县当时的运动领导人加以“创造和发展”，把扩大化推向完全错误的地步，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把对党委主要负责人提意见或与主要负责人的关系作为

为区分是否右派的标准。当然，这不可能见诸当时的文字记载，但却是人所共知，千真万确的事实。凡向党委主要负责人或主要负责人的爱人提过批评意见的，多被冠以“反党”罪名，最终难逃划为右派的命运。县政府的一位秘书最初作为积极分子使用，后因公开批评县委领导人的爱人妻仗夫势，立即坠入右派深渊；一向被公认为诚实可靠的组织部干事，运动开始时抽调为整风反右办公室秘书，当他与另一同志联名批评县委主要负责人在提干工作上的一次失职行为后，也就从左派打入右派。而和他联名写批评意见的另一同志，因其爱人是县委主要负责人之一，则免遭灾祸，安然无事。县委、县府领导机关如此，怎样不上行下效，导致县属各系统和各单位亦大量出现类似的情况呢！

2 引用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精神和国务院有关部委的文件精神被批判，搞乱了当时所谓香花毒草的界限。试举二例，一例是陈毅同志任副总理后不久，曾指出有些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只重视民主形式，忽视民主实质的现象应该纠正。沪县民政科一干部，根据上述讲话精神，提出沪县存在不够重视民主实质的意见，立即被运动负责人定为划右派的首条“反动言论”，大小会反复批判，强加为为资产阶级要求民主，目的是妄图取消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人民民主专政。另一例是不少区文教助理员根据中央教育部文件指出的不应任意抽调小学教师搞中心工作，以免影响正常教学秩序的精神，向一些区委书记提出意见，要求重视小学教育，不要乱抽调小学教师，因此，被加上与党闹独立的罪名，予以批判。区文教助理员被划为右派的七人中，多有此项“反动言论”。这一情况的出现，主要是一些领导人一方面对政策研究不深想多抓几个右派分子；另一方面是不正确对待对自己提意见的同志所致。而被发动参与反右斗争者，又多属政策水平不高，盲目

听从领导的年青人。领导说批就批，领导说斗就斗，香花与毒草的标准不是政策决定，而是一些领导人说了算。

3. 为数不少在运动中一言未发的人也被划为右派。这与"组织之机向党进攻"毫不相关，也与中央关于反击右派的指示精神不相吻合。一九七九年落实政策时，沪县发现一些所谓右派的档案中，没有片言只字的言论记载。这类被划为右派的人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早已内部圈定为右派，鸣放时本人根本未发一言，最后还是东拼西凑地搜集一些日常言谈内容，截头去尾，断章取义，给予上纲上线；另一种是按领导人的推理分析，认定必然是右派而被划为右派的。县委农村工作部一位干部，运动中一言未吭，被定为右派后本人不服，向领导反映，得到的答复是："你平时就有反党的思想基础，运动中又一言不发，比公开鸣放的更可怕"。如此公然违背当时中央指示精神，而又强词夺理地施展诡辩，正是沪县反右派运动中领导人把扩大化随意发展的惊人表现。

4. 个别非全民或集体单位职工，或只是社会上待业人员也被划为右派。当时，小学除公民办教师外，另有一些长期代课教师，是未列编制的人员，他们流动地被派到各小学为正式教师因病因事缺席代课，把他们列入运动对象，本不尽合理，但沪县是把这些人员也通知参加反右派斗争，其中竟有被划为右派受到批斗，如太安小学、白云小学都出现这样的事，足见沪县把反右派斗争扩大化更扩大到什么程度。

（三）沪县反右派斗争的不幸后果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中，多次指出反右派斗争造成了不幸后果，国内外舆论对反右派斗争的谴责也是众所周知。这种不幸后果从空间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甚至涉

及外事领域，影响海外侨胞和港、澳、台同胞对祖国的依恋之情；从时间讲一直延续至今，还未彻底消除余悸。这种不幸后果有形之处易见，无形之处尤为令人痛心。而无形的心态酿成的有形后果，更是叫人反思。泸县反右派斗争后，泸县党、政的集体领导显著削弱，不少重大政事形式上通过集体讨论，实际只听命于一人；干部群众对党的各级负责人由十分信任变为存有戒心；同志之间相互提防，不敢倾吐真言；更有少数投机之徒，运用投其所好之术，吹拍领导人图谋升官之实。从此，党的形象在正直的干部、群众心中被蒙上一层阴影；而党内的民主集中制的削弱，成为孕育许多不正之风的条件，特别是党风的不正，对整个社会风气的影响，使党受的损失更为重大。泸县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期中发生的异常事件，更一目了然地看出无形的心理状态，造成了有形的不幸后果。其时，泸县曾大肆吹嘘出现红薯亩产５０００斤的喜讯，并上报中央弱得国务院贺电。参与弄虚作假的一般干部、群众何尝不知真情，只因主持者是县上领导干部，惟恐遭致不幸被戴上反社会主义的帽子，都不敢揭露。大跃进造成的恶果，除当时中央领导人的失误外，基层干部、广大群众因反右产生的心态变化，大大削弱了抵制这种错误的力量，这是不容否定的。

泸县当时主要负责人总结反右派斗争的成绩时宣称，反右斗争清洗了反动分子，纯洁了革命队伍。究竟清洗了什么？又纯洁了什么？清洗了一批具有真知卓识和敢于直言的党政干部、业务骨干、知识分子，清洗了敢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纯洁到只能听到一片颂扬之声。泸县中等学校教师中一些颇有声望的教学骨干被清洗了；小学里一批钻研性强的教学尖子被打下去；县属机关粮食、供销、金融、财税、民政等部门的主要业务骨干中许多成了"敌人"。而擅长阿谀奉承、道德极端败坏的熊某，却登上县委书记领导人的宝座。这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